淵雅堂全集

淵雅堂編年詩續稾目次

余六十以前之詩既已編排入集刻行於世六十以後隨時有作別錄於是待異日積多則仍用前例續之編年詩後老矣未知來日有幾尚能成卷否耳嘉慶丙子三月楞伽山人記

乙亥

李石農方伯鑾宣自粵移蜀道出吳門枉過草堂出所作幾生修到梅花圖卷索題石農詩胡將發燒燭應之

題嘉定金堅齋上舍元鈺卧遊圖

題士友趙約亭廣文基壽灘垂釣遺圖其圖一閏秀所作

菊溪制府百齡枉書以公子就塾撫今追昔用放翁句作靑燈有味圖屬作一詩紀其事

題吳江周忠毅公小玉印為裔孫石甫明府鶴立作二首

又題石甫夢遊仙山圖

題單竹軒治中 渠 四友圖

丁丑

題蔣伯生明府 因培 五十歲小像

題族弟子兼 仲鑾 擁書圖

題張勘圖明府 敏求 松陰調鶴圖

題趙比部 雲球 秋鐙讀律圖四首

戲束黃蕘圃同年 丕烈 奉助董孫之喜

蕘圃送寒石上人歸塔理安作圖紀事爲題三絕句

蕘圃招集學耕堂看菊同坐諸公有詩輒亦次韻

蕘圃索題祭書第二圖四首

淵雅堂編年詩續稾

長洲王芑孫念豐

乙亥

潘榕皐農部奕雋見示重遊泮宮之作輒以二詩紀事

泮林重到憶彈冠始覺松喬耐歲寒行世已傳公是集登朝仍作秀才官官非不達緣頻讓業豈求贏久更安願獨英英新韡說此翁出處正宜看

先生鼓篋我初生我已華顛況老成瑜珥瑤環雙玉樹（兩令孫就塾）青緗黃甲萬金籯孫枝勢欲鞭龍走子舍聲傳

和鶴濤更十九年酬此句定知詩筆尚縱橫余之重遊泮宮計今尚有十九年

題宋于廷孝廉翔鳳城南燈火圖四首

我別長安二十春城南燈火憶曾親此燈也似然燈佛
照盡人間失意人

君家衮衮幾軒車列史陳經獨見渠徒有寒虀供發篋
却無官燭伴修書

雅遊圖裏感存亡棖觸詩場更酒場存者三人兩天末
因君迴首一淒涼余有城南雅遊圖記已見集中圖凡八人今之存者惟劉君錫五何君元烺及余而何與劉皆守遠郡

白髮荒江久閉關喜君剪燭暫來還當時蠟鳳兒郎輩各已吹藜天祿間余作城南圖卷時時帆硯農之子方在抃牀今次第皆登館閣矣

又題丁廷燕臺別意圖四首即送其山左之行

破壘燒鐙夜寫圖諸君臨別尚歌呼友朋文酒淋漓處除却長安天下無

憐君少小足奔波薊北城南又幾過贏得賺詩兼賺畫一生將奈別離多

夢斷春明我坐忘涵波一艇息歸來今從畫裏看風景翻憶并州似故鄉

鷰烏繞月飛難定歸燕乘風去復回我作杜陵垂老別

胥臺惆悵甚燕臺

題雪湖高士楊藝遺像卷 有序

楊藝字碩甫平望雪湖人順治乙酉以善奇計從故明桂王大學士瞿式耜起兵粵西授祠部員外郎瞿之殉節於風洞山也藝周旋羈紲四十餘日哭於我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收其屍及其同難都督張同敞將軍徐尚恭將陳世賢幕僚陳科烈等骸骨又護瞿家屬卒獲返葬李定國之亂藝脫歸往來虞山日飲輒何自號不了道人年七十九卒明宗室有避居藝家學仙得道者指松爲姓虞

山人爲立松仙祠以藝配食焉當湖陸清獻公嘗

接遊於藝爲作詩序同縣錢雲爲作雪湖高士傳

今有合裒爲卷并摹其遺像求題者爲標舉大略

如是

風洞收殘局厓山斷古魂誰如晞髮子歸老白雲邨吾

谷星霜晚炎洲霧雨昏當湖有惇史桑海錄中存

題西林僧寄公 覺圓 松下閉關圖三首

五茸城外西林寺寺裏蒼然二古松松下有僧常靜坐

一蒲團上四時鐘

誰參十地問三乘背向空門守一燈此日禪宗太寥落

勸君切莫作去聲詩僧

已公茅屋贊公房花木蕭疎粥盎香更有松風吹解帶人天普施十分涼

題故光祿家西莊先生鳴盛之子故茂才嗣稷九硯廬遺圖二首

憶向牀前拜德公碑尋先友往來通詩名欲起蘇廷碩經學曾傳鄭小同君乍登龍誇賦日我猶立鵠共趨風於今衰鬢蕭疎甚昔夢俱隨逝水東光祿與先大父丁卯同年君游庠之日余亦尚在諸生中見光祿於崑山試寓云

儉歲難荒是硯田精廬無恙付來賢卻從片石摩挲久

曾見遺書次第編鸜鵒舊坑晨氣潤蟾蜍新淚夜珠圓

范喬心事殷勤在家集如何不早傳

汪均之上舍 正鏊遊福州西郭怡山寺寺有唐荔

一樹因作新詞曰荔枝香遠承寄示輒以小詩遥

和四首

香梵林餘天寶春依然風露摘鮮新方知此是長生樹

曾奉長生殿裏人

時代悤悤自易斜天生尤物慣天涯添成多少風流案

進了姚黃又貢茶

婆羅變作霓裳舞又破翻成水調歌換羽移宮標勝賞

也如驟雨打新荷

扶荔宮中追故事刺桐花下寄新詩一時興會千秋感
唱出尊前絕妙詞

丙子

題吳枚庵明經翌鳳借書圖二首

書居天地間閱世成代謝往來如有憑寶祕或無價巧
媮工取盈豪欲騁雄霸人壽良幾何江河逝日夜主人
與觀者自古同一借君昔富蒐羅藏家所爭詫偶負武
昌魚儵然皆羽化晚歸空四壁往夢付嗟惜雖無千金
市幸可一瓻藉久亡憶之頻驟得喜如乍昏燈摩老眼

積漸仍滿架圖成應自哂茲身亦傳舍
我行久四方有書皆借讀中歲濫操觚乞米居輦轂輒
從公卿家繙尋倒篋櫝竊吹藜火光仰窺到天祿生平
厭章句記誦嬾周復略觀取大意棄杖夸父逐徒抽乙
乙腸奈兎便便腹歸田稍收集家貧苦無屋充棟擬打
頭堆牀遭橫蹴渾思盡捻賣何以遣幽獨吾病倘可瘉
猶欲侈眼福知君逋假貸先請示錄目

題沈君慈十峯圖

山高則稱峯竦峭雲爲質九峯第平遠君才自拔出如
拳蹲嶽勢無輩與之匹寡雙誰可雙六一我其一置身

邱壑間仙心轉超逸何用寫我心瘦透傳妙筆俗士斷

攀躋孤標峙峭崒吾今來問津登峯看朝日

李石農方伯鑾宣自粵移蜀道出吳門枉過草堂

出所作幾生修到梅花圖卷索題石農詰朝將發

燒燭應之

百卉慣風霜無過梅花最秉此傲岸姿造物亦無奈豈

知鐵石腸正與天心會數點蹈生春迴陽卜交泰君心

廣平心賦手廣平蓋方將佇調鼎康濟時所賴依然契

寒酸託與付圖繪梅花雖耐冷不到天山外君今去復

來騁奇亦已太君嘗謫戍輪臺正恐梅羨君蓋緇等自鄙以君

對梅花溪舊擁幼艾吾筆如枯柴槎枒出肝肺與君垂
老別後期轉茫昧把燭題此詩累君暫停旆

題嘉定金堅齋上舍元鈺臥遊圖

羣飲有獨醒同牀且各夢李白天姥吟趙旭遊仙弄文
人不窺牖江山聽嘲諷秋衾冷雲披午枕春濤送知君
常臥遊坐亭煙霞供神行九萬里御風攬飛鞚吾衰苦
無寐輾側晨鐘動欲起先啼烏何繇占吐鳳身世儻藉
胥敢望溢飯甕安得從君遊插羽天門羾

題亡友趙約亭廣文基雪灘垂釣遺圖其圖一閨

秀所作

昔聞顧茂倫稱詩隱巖穴雪灘濯足圖繡寫到閨閣松陵餘話存遺獻徵筆札後之百餘年君又老一褐詩名卻追躅未覺風流沫傳之妝閣中含毫爲批抹生平釣鼇手寫向圖中活君今騎鶴去閨卷隔存沒人生矢在弦一往成故物團扇畫放翁廳屛圖米嶽千秋旦暮耳霜露一飄忽吾年少於君及見已華髮徒惻後死身未與鐫墓碣題詩付其子悵矣屋梁月

蒋溪制府百齡枉書以公子就塾撫今追昔用放翁句作青燈有味圖屬作一詩紀其事

許國厖火吹忠宣帳籌壘熒熒此孤燈將相自古得世

人鮮知味豔壁笑爭匿吾儕為酸丁賴公洗寒晉公持照世杯光采射絕域漢廷藜杖懸粤嶠狼烽息橫海拔鯨牙摩霄翦鵬翼傳來籌筆詩都上弓衣織東南今卧理形勝入憑軾滑臺鄰柝驚徐方安堵客昇平多蘖芽蒐除剔坏蟄四時調玉燭三舍退熒惑但占月戢臨便慶星弧直莫非少小時青燈所得力晩抱玉麒麟入塾露岐嶷政暇聽咿唔宵窗引結習依然老諸生餘味在胷臆坐擁火城圍彌覺牆檠憶燎薪或無眠囊螢有志食何限無燈人此味可勿識威鳳非凡雛神駒自閑則燈前媚學子作圖付傳襲經文與緯武繼起覩英特若

非呂公著定是韓持國

題吳江周忠毅公小玉印爲裔孫石甫明府鶴立作二首

勝朝遺物後賢收兩字鐫瑱認季侯異日並登嘉話錄兒毓歸趙印歸周

天啟餘閏二百年顏韓銅篆共流傳往嘗見顏魯公韓蘄王遺印吾邱印史誰能續別譜精忠作一編

又題石甫夢遊仙山圖

士爲方內遊不若遊方外往從赤松子差勝膿銀艾頗聞蓬萊中職掌籍殿最神仙足官府謫罰亦無奈不如

夢中遊飛鞋乘煙霧滄溟等杯杓衡嶽泯芥蔕胥騰出非想快矣神哉沛君憑玉枕甜輒赴瑤池會王母降娉婷婺女引嬋娟翠葆開金支蜺裳隨鶴蓋宓妃共嬉遨麻姑餘筱猶洞庭陳廣樂緱嶺下仙籟每得丹芝嘗并許霞漿勺人生渾似夢入世百無賴却恐夢是眞寫心付圖繪吾衰苦病風搔癢劇疥癩通宵困無眠歷鄉路茫昧悵然華胥境如隔千夫淪羨君夢中福受享誠巳汏

題單竹軒治中渠四友圖

竹軒天下才所友天下士一官傲公卿萬里騁鞭轡長

揖邾歸來憑軒暫高寄軒中亦何有惟有清風至時而起操琴水仙音可嗣時而坐擊磬硜硜來荷蕢時而爲卧遊夢落瀟湘地時或倦而讀契彼漆園吏此軒雖無物此君非獨自三益不待招四友相爲賜四友日有緣百幻悟無始寫心問羊求兼與後來示

丁丑

題蔣伯生明府 因培 五十歲小像

吾衰卧邱樊常恐斜景急謂君方少年君亦復五十瀟時心未了慷慨登車出今如宋翁子富貴驟遷秩今如高達夫詩篇日超逸袖中泰山雲一雨徧霑浥東方萬

彤疲羣夢飯甕溢君才良有餘行矣卜之吉比若士大夫貫山討難必中流快收帆所爭轉桅疾燕園殘棧田蚤歸種秔秫爾時吾倘健猶可迎門揖不然攜酒來洊我門前橋

題族弟子兼 仲鏊 擁書圖

書中有字不可煑書外無粟難爲糧東家擁騎集軒葢西家擁妓羅酒漿子今忍餓空山裏蠹魚爭食策豈良不如決棄盡捻賣往擁大澤千牛羊

題張朂園明府 敏求 松陰調鶴圖

竹實久不實鳳皇若長饑豈惟鳳長饑獨鶴亦無依君

來撫一琴彈之東海湄海水自汩没成連杳難追聊爲
松下啜招鶴與遨嬉月支五斗米分俸瘦亦宜潔白良
自矢羽毛已褵褷猶然警霜露流音墮天涯平生萬里
心與爾徒相期勿言霄路遠重和九皐詩

題趙比部雲球秋鐙讀律圖四首

春秋斷獄用公羊釋到何休未見長　盛世不登刀筆
吏燈前珍重尚書郎

近來漢學日鑽研漢律曾無鄭注傳爲問時賢精考證
何緣文景變昭宣

名法儒家孰本原白雲亭上試平反蕭曹不與申韓並

老筆寧須似道園

人生有味在三餘棐几攤書夜閣虛讀律溫經寧有異
須知都是活人書

戲東黃蕘圃同年 丕烈 奉助重孫之喜

涪翁晚譽少子相杜老詩誇宗武誦從來舐犢有東坡
自喻疲牛鞭不動君今五十抱重孫求之近古無其人
朝朝爲具召連舍一一送喜來盈門試啼已卜堪傳硯
百宋廛書堆滿院安知畢氏西臺集不抵蘇家選德殿
閭君更種洲前橘四世一堂皆健筆瓞緜椒衍歲增春
孫又生孫須幾日大男弄笏小提戈頷之不暇知誰何

郄防巽日偶不語雲祕相奉入雜稾

蕘圃送寒石上人歸塔理安作圖紀事爲題三絕句

僧塔新銘返舊棲吹簫有客踏蘇隄禪家本是無生死只當相隨過虎溪

寒石曾來洗盋盂三林亦此趁齋廚子昂不到中峯去悵絕松顛夜鶴孤（尺木在理安詩余自京師寄詩有著我定知詩更好子昂夫婦拜中峯之句極爲尺木所賞）

昔遊湖上屢飛觴緇白于今半在亡尚有理安詩債欠爲君題卷一蒼涼（往小峴飲余湖上武林士夫及名僧來會者數十人獨未至理安耳）

淵雅堂文續稾

長洲王芑孫念豐

明參政郭鯤溟先生遺疏讃有序

吾友郭一臨嘗求序其七世祖鯤溟先生詩集余以先生詩集館臣錄入四庫副在名山序之者不一其人無宜贅言故久之不作一臨官無錫致諭余往來過其官所輒以責諾及是又出先生為嶺北參政乞休疏稾先生仕當明武宗穆宗之際其風節著見在袁州推官及吏部郎時用直道積忤于時拜疏求去以身名自完逍遥令終卒冒其詩

庶幾大雅明哲之君子矣瞻覩餘迹歆慨滋深爲之讚

曰

公爲法官時貴是嬰相嵩餘燄埽其貫盈公爲郞官中

貴是拜侈封濫祿次第廓淸匪職於諫而以自旌實克

有之允蹈其名嶺北一疏拂衣歸耕哦詩泉石晚節彌

貞書傳易代

天祿甄精有懿厥後典敎鄕黨誦芬述德雅範斯程寶

玆遺墨欽想生平

題紹熙雲間志

比歲敞門華亭沈生恕時來過余每至必盤桓信宿生雅好收書會吾鄉袁君廷壽家遺書大出先後得其數十種以去中有宋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一書簡嚴足敵范文穆吳郡志其書嘉定錢少詹事所寫青浦王侍郎而袁君鈔得之者於時袁與錢王二公皆歿矣寫本孤絕因勸生刻以行世生諾之未果其明年余就醫渡泖會泖上有修志之議余以爲議新志不如刻舊志費省而爲用愽也乃決以屬淵如刻之白下又明年五月刊成則恕已病病且劇矣恕弟慈貽余書願卒兄志

以廣流傳乃往致淵如俾歸其版印行并識其後一以悲恕之弗及覩一以喜慈之能終事也

黃賡堂定陶詩序

賡堂前以臺灣守城作詩紀事余既序而行之已復出宰山東之定陶縣飲水而治不名一錢以忠厚慈惠之政獲其民頃之有所不樂引疾求去既解職猶不得行滯留彌歲而教匪之亂作賊相戒無入黃令官舍黃令清官不可犯也於是賡堂兩子與其僮僕皆免而賡堂以前官團練鄉勇爲當事者守郡東門上官念非君無可以撫安定陶者乃檄君往助新令戡其亂而恤其災者又彌年部臣錄其功優敘其民相與作生祠尸祝之然而賡堂之歸志浩然矣及是過吳出所作詩示余詩

皆紀實足備後考賡堂與余交三十年一官浮湛輒與兵事相終始任患必在人先報功則居人後倉卒嘗諒於盜賊居恒莫獎其廉勤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今年六十五老矣決策還山逍遙林壑頤性養年迴視此詩皆作過去煙雲賡堂亦有灑然自忘於出處閒者耶

王節母程孺人傳

王節母程孺人者徽州之婺源人贈中憲大夫某官諱某女母張恭人七歲許字其同縣雙溪王氏子金梅年十七而嫁之孺人少閒靜知書熟孝經列女傳王故宋大監炎之裔金梅讀書高自期許慨然有志於學問嘗擬作九經通鑑質疑未成而卒於是孺人之嫁八年矣金梅之病也久自知無子先撫其姪英發爲子方四歲孺人驟遭喪倉卒求死時金梅之母尚存指英發以曲諭之乃止既撫英發長而教之服賈娶婦業有孫矣無何孫殤而英發又死孺人搶地呼曰天乎未亡人豈欲

生者惟先姑授子於未亡人俾不獲即死以至於今也今若此何以生爲乃自投於樓下不死飲藥又不死族人哀之相與議立英發之姪聖祧爲英發子以嗣金梅之世孺人安焉先是姑程以哭其子不數年疾篤孺人日夜侍湯藥訖承其喪誠信無違禮姑既殁還居母家母張恭人老矣中風口不能言頤指色授他子婦或不即喻孺人迎意輒解扶持抑搔頃刻不可去側者三年勿懈鄉黨又稱其孝焉嘉慶十五年縣人以孺人節行言有司旌於

朝如著令又三年孺人卒年七十二始孺人嘗葬金梅

於其縣王村之原虛其右自待至是祔焉如其志鄉人
素服會葬者數百人云
外史氏曰節母之兄子程舍人組過余述孺人行事色
閔然若有餘恫者以是知孺人還居母家時凡所以撫
視組者甚勤所屬望於組者甚遠舍人哀其志旣爲之
請旌於
朝又爲求傳即組之拳拳久而不忘可想見孺人生平
大節有足以感人者雖再世無成勞卒於組收其效焉
則天所以報孺人者故未爽孺人要可以無憾也余故
書其事以慰舍人而新其思爲來者勸

書家碧城詩槀

少小時所共釣遊今惟余與碧城在忽忽皆逾六十碧城長余一歲衰疾亦相等于是自寫其詩數十篇示余將藏于家以貽示其子孫余爲書之曰碧城先世素封及君之生遭家中落年十二三郎以傭書自食其於書性能而好之日下數千字敏速他人莫及也其後益酣貧從先君入故提督昭信伯李公幕莊爲繕章奏自此歷聘諸節使有名往來江淮久席華膴他人處之可立致饒樂而碧城家酷貧如故所主其人不一而碧城小心畏愼始終無纖豪嫌介或旣去而更思之今時操

筆遊公卿者所過遠不逮碧城所至輒出其金玉錦繡以自豐靦碧城何如也余交遊徧天下非無高才博學其行事或不愜所期獨碧城狎處上下四十年未嘗覺其有過傳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碧城蓋庶幾焉而顯頓倒江湖間幾無以自老則夫節士之埋没而不著可勝道哉然碧城老矣微余孰知之又孰與言之故以書之其帙而詩之工拙弗具論碧城名枚吉有一子爔爲諸生豈異日固將食報於是耶

遊雲峰寺題名

嘉慶二十年余家居病風其明年三月病良已重來泖上月之十九日泖東諸子導遊城北雲峰寺飯於賢首堂酌亳泉而飲之登佛殿叩所懸至正鐘仰觀趙文敏棟間題字寺僧因出文敏所畫中峰國師像及中峰手寫諸詩偈計其迹垂五百年矣是日也餘雨暫收春風轉厲宿雲在戸草露沾履盤桓永日坐見古今各抒言詠題名示後集者二十有一人徐年顧鴻聲欽善倪觀正改琦姜皐馮承輝楊景楓顧恒梅春及春之子鼐鼎殷瑞瑞之弟瓚高崇瑚及崇瑚弟崇瑞沈慈及其弟悳

潘兆熊及熊之族子鑑以病不至者一人夏璿後至者一人青浦何其偉不速者一人周道澤宫舊吏長洲王芑孫書時年六十二

改七薌乍村老屋銘有序

吾友改七薌琦生長淞南世家冀北自其先大父府君諱光宗者乾隆中來鎭壽春遂奏入籍華亭遂爲其縣人於今再傳矣改之爲姓最孤蓋回紇故部東南無別族乍村者宛平之南鄉改氏所舊居也七薌以鹿頫楚將之餘有莊舃越吟之思作是圖焉而余爲之銘曰

子瞻葬郟猶是蜀人少陵居鞏杜曲支分廉嘗思趙隨或西秦桐鄉有祀枌社無鄰迺懷舊德迺誦淸芬乍村之屋冀野之濱墳楸墜露園莽抽春莫求燕眾徒薦吳蓴徬徨劬勞惻愴音塵君雖將種實克有文韜鈐襲鍔

筆耕硯耘泰黃詞曲文沈煙雲足貽後起無媿先民矧

聞膝下乳虎怒蹲如幽并兒非鱗介羣他時一躍傳覲

六鈞貂蟬烏奕暢轂文茵必復其始世澤如新

答菊溪制府書

往在柘林相國家得讀公手寫甲辰詩一册雄深雅健卓然有唐人之風其間青石梁諸作尤爲橫絶欽想固非一日其後以坦園鑑溪諸君遊從之密益得暢聆風義故雖孤介之蹤落落於門屏而居恒慕誦方今人物渺然使得如閣下者五六公參錯天下則趙張之治不足多而菁樂之才且復見也比歲福曜南臨獲以部民叨蒙帡覆而芭孫蚤衰多疾跧伏田閒旄耄屢過有稽造請一昨小子嘉福自會城來辱書先之嘉福并傳盛指垂詢周詳仰見盅襟素抱流溢意言自非古大臣淵

嶽爲量搜巖剔穴周乎一世之所不問何繇及是伏讀欣感繼之慚悚承示以公子就塾作圖志事屬作一詩此異日韋平世繫中佳話衰遲短筆未堪稱副謹遵指別書附塵鈞鑒即日梅炎藻夏頗憚遠涉未克奔趨陳謝鈴轅之下鵠俟旌麾蒞止摳謁以希區區手削不莊諸惟亮詧

例授登仕郎晉封奉直大夫潘君墓誌銘

君諱兆鸞字雯青其先宜興之潘也自宜興遷蘇州洞庭東山復由洞庭遷之松江今爲婁縣人祖天爵國子監生祖妣朱父佐乾贈徵仕郎母亦朱氏君之生也徵仕君以君後其弟佐坤時佐坤殁矣佐坤之配葉寡居君逮事焉君五歲病軟腳寖以成廢遂棄科舉大爲詩古文旁及醫卜居恒閉戶自精藝蘭百本自號蘭陔子於當世無所與獨歲饑出粟常爲里人先凡興作有繫一鄉利害者不惜力其他施衣施棺以若育嬰放生諸善舉不勝書篤內行事徵仕君與所嗣母如一自其母

之節於有司得
旌如著令晩旣授産諸子別以田若干贍其族之貧者
草具條約示子孫爲異日義田之本有姑嫁蔣氏而歸
旣歿君擇其族爲之立嗣兼通內經靈素之學以試人
輒愈不取酬幣羣醫忌之陰使人就診諱其疾求宿君
家君按脈揭其證曰是不可爲矣問所從來其人以實
告已而泣曰我死無棺奈何君乃贈之金以去其好義
而識幾不蹈愆悔前後多類此云君爲鄉人造救火具
又嘗撕秀州塘古廟建亭以庇行者因作別業塘上樹
蔬種竹彈琴瀹茗羅列法書名畫蕭然高寄一二過從

商榷校讐流連日夕所收藏金石碑版鑒別精當判其疑似作書畫錄四卷續錄一卷存疑一卷適安消夏錄四卷又集漢以後諸儒之說四子書者爲多識錄四卷醫方輯驗四卷詩宗鈔南編所作曰適安老人自刪槀又自作年譜遺訓數百言皆藏於家年六十九卒其卒以嘉慶二十年七月五日明年某月日葬其縣皇字圩之原配馮氏封宜人子男五鈺銓鎬鏞鑑銓以州同職加二級君所繇得封也鏞鑑皆餼於學而鏞今以訓導需次女四一適舉人黃桂一適上海學生朱光溶餘在室孫男若干女若干余與君前未相識諸孤以銘墓來

請惟君嬰疾於天一意爲善文以其餘著書如古皇甫
謐習鑿齒之流實應銘法爲之銘曰
李諧謇口方干闕脣爲支離疏古有其人君廢其足尊
足者存惟侈於德以全其神以娛其親以康其身以昌
其文旣壽且穀歸宅兹原卜云其吉利爾後昆

例贈修職郎廩貢生錢君墓誌銘

君諱丕祖字谷香其先處士某自紹興遷松江今爲華亭縣人東南錢氏大抵皆宗吳越封登仕郎某君之祖也某官某君之考也再世皆力貧好善某生三子君爲長少稟異姿讀書過目不忘見奇其家少詹事大昕年十五會稽梁文定公錄補諸生上海瀛侍郎如煥多其才以女孫歸焉試輒冠曹嘉興謝侍郎墉欲以充貢君不就以優行舉又辭之乾隆中士尙制舉義謝侍郎與上海薛進士鼎銘皆名其業君受學於薛受知於謝其文可知也然君故恬雅年未三十以父母老退然有潛

修之志遂援例入成均雖累薦鄉試不復措意得失篤
內行母病刲股以進獲瘳處兩弟極歡而縱之於學喪
葬無違禮課子嚴有法家不中貲助縣人修學廟建書
院未嘗惜力故知府淸江楊君壽柟特相欽重云君年
六十二卒於家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配凌
氏湖北某官某女子男三景優貢生容廩生睿出爲功
某後女二一適廣德州訓導趙楷一未字孫三以鼎以
元以同君爲人沖靜寡言善自韜隱當余在官君已壯
門顧猶肯見余不以余爲常人也其後雖不數數覯然
二子景容皆在鍾山書院余嘗莅其院事每覯二子聯襟

相隨翩翩有詩書之容稱其家風殊爲君樂之及余解職去忽忽十有六年君殁而容亦繼君殁矣於是景獨來見余求銘君墓余茲衰晚海內朋遊彫亡略盡不能無身世之感於景之來請有盡然者而何忍不銘君葬以卒後之六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刲股匪訓惟孝之愚君爲儒者宜諱勿書余則書之用激澆虛褒其過行矯是末塗聖慨三疾或是之無君雖往矣克終令譽其積孔厚貽被有餘吉卜在此其慶旣儲爲善之報或疾或紓後有興者大其門閭

華亭學生錢君墓誌銘

今上初元余爲華亭校官故事得與縣官俱試士於時麻城王君勸知其縣擇未成童者十五人別試於內余共監之得錢容姜傳二人詩可喜相與言之知府而知府者不省其後兩人後先補諸生盛有名傳不幸蚤夭後十餘年容又繼之余皆久而後聞及是容之兄景請志其先墓以君祔葬并求爲銘按狀君字廷壽一字藍區其世繫見余所爲其先贈修職郎府君之誌君生而英敏甫四歲識字四萬就傅能日誦二千言八歲讀文選史漢諸書十二學爲制舉文十四入雲間書院十七

補諸生二十餘於廩學使者試之凡七冠其曹五薦於
鄉試嘉慶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徵疾驟劇臨劇作詩辭
世年三十四配張氏前庶吉士溥女溥所擇而嫁之也
子男一以同女二一未毀齒一遺腹生烏虖悲矣君貌
皙而頎面文清細通眉戍削目光深秀舉止婉弱負書
生也與其兄景皆善為八韻詩余課士常掩卷而知為
君必以詩前後所遇合河康公基田海寧祝御史德麟
皆器君遠到豈意其止于是哉所著有京房易解三禮
圖辨譌讀史管闚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烏虖余年六
十二於人世未名篤老而盛衰生死倏忽非意非獨少

小遊從幾無復存卽中歲以往所得門人弟子輒亦奔騰先逝余所會葬弔哭執筆而銘之者多矣昌黎所自憾於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也始君與兄景出入必偕未嘗獨見余今玆求銘景乃獨來余悲之而又有感於美生者故牽連書之凡皆以伸余後死之痛非謂兩人必藉余以闡於後也銘曰

何化鈞之莫測兮常壽跖而夭淵將權榮之俱隕兮曷自畀之爲才賢子信美以嫭修兮又文采之斐然旣遭逢之錯迕兮末洒畬之以無年嗟子經而妻髽兮婉呱呱于靈筵銘餘哀于[illegible]版兮掩余袂而心悁惟智愚之

同盡兮撫流光于迅川齊彭殤于一致兮奚修短之足
言從先人于吉卜兮招歸鶴于斯阡庶遺麻于嗣息兮
後蕃熾以緜延

題吳江周恭肅公書迹

此吳江周恭肅公寄壽其弟明農之詩壽詩於明人爲濫出自公手則有不可廢者公仕孝武世三朝當明之盛未嘗一不諫迎佛劾中貴而卒享大年身名俱泰及其曾孫忠毅公仕明之衰與東林諸公一時俱盡君子論其世有慨然深長思者不徒在詞翰閒也

答張鱸江書

辱書兼示近文一冊文猶海也古來作者之異同得失不可勝究其間既有異同亦自各不相喻且有似異而實同始異而終同者非筆舌可盡故來書所論孟堅震川皆不復作答惟近文爲僕所未覩發而讀之快然累日記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物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載其中之所存以與世無窮必其有得於身心而非由外假吾兄學醇行端又置力諸經所以植其本者甚固由是得諸心而注諸手沛然一肖其性情以出姬傳往矣並世中求其文行一致可以彷彿姬傳者非兄而誰

夫文與行一致所謂有本之文也今天下不乏奇才絕能其議論日益高縱其考證日益博修退而按其行事輒令人索然意盡則其學皆身外之學而其文亦紙上之文耳區區微尚實與逕庭十餘年來閉門塊獨莫可與言閩之龔海峰建昌之魯絜非後先皆逝而姬傳繼之來者茫茫吾甚孤絕於世矣承吾兄枉逮之雅久而益勤不敢復以世法相酬信筆縱識庶幾稍存直諒之遺其是非雖不敢自信吾言是必有關益於吾兄吾言非則兄亦獲知吾所蔽在是吾與兄齊年皆老矣其處天地間尚有幾日欲言即言之言之當與否各可以相

志也此文吾兄手寫極知旁無鈔胥故用他色塗注以便訂正或欲仍照原本則鉤剔出之差易耳

跋梁山舟論書尺牘

近數十年海內能書家諸城劉文清公及山舟夢樓二先生余既事文清於京邸曉過夢樓邪上皆相與盤礴上下其議論獨山舟先生未之接然先生所書余碑版文不少蓋非無緣者今觀所與蓮汀書資地爲先之說與文清同留得筆住之說與夢樓同落筆快則意出語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具見此道中燈燈相照光光相入處讀之一快余茲衰疾三公者皆往矣吾誰與發吾之狂言哉

題莫雲卿書卷

吾先世文恪公追贈其曾祖伯英公告身至今尚藏洞庭族人家完好如新獨公之祖惟道府君正德元年贈吏部侍郎告久佚於外今鄉人毛君益亭得之以貽余前脫奉天承運二行後脫告文及年月三行雖非足本然自明武宗丙寅至是丙子三百有十年矣吾先人手澤存焉匪啻觚筎之遺也益亭之贈足抵百朋媿無以報䁥因出此莫雲卿書卷答之是卷雖無足重然其所繇得乃一洲東老生乞余銘墓臨終留訣者也異日亦足備東南餘話益亭一笑存之可矣

書徐文靖戴南枝遺迹

同里毛君益亭示余是卷卷前徐文靖臨難時遺札三通一番訣表兄與諸兄一示其子一別同社卷後戴南枝山人詩八首癸酉暮春訪文靖公子俟齋先生作也案癸酉爲我

朝康熙三十二年山人是時年七十三則當文靖殉國之日山人年甫二十三度未及識公獨氣類相感耳俟齋以二十一鄉舉至是蓋七十四矣又明年乃卒年當七十五而蘇州府志以爲七十三者誤也乾隆中

廷議輯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三千六百餘人雖其旅拒

王師抗我顏行者咸予褒雪獨文靖見遺未得入專謚通謚之列故至今猶承魯王舊謚然

高宗詔館臣三王之官仍其故號不得書僞則今文靖之稱未爲不應法也文靖父子事迹明史及志乘載之具詳戴山人吳江潘檢討耒遂初堂集中有傳余以二公志節磊磊軒天地不待表襮今各刪取其事爲小傳系諸傳覽者得究觀其始末云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少孤以崇禎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先是天啟中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汧貸金資之又與楊廷樞斂財以濟周順昌官檢討時疏救

黃道周著侃直聲尋遷右庶子充日講官會奉使便道還家與廷樞及頎杲等復社諸生往來結契南都建名爲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且痛宗社之亡由於朋黨陳時政七事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未幾安遠侯栁祚昌以東林巨魁劾之移疾歸明年大兵下江南作書别親故投虎邱新塘橋下死魯王建號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靖子二枋柯皆世其學枋尤有名

枋字昭法號俟齋年二十一舉崇禎壬午鄉試父汧殉國枋拮据營葬遂隱不出初居鄧尉後居靈巖之上沙

賣畫自給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人莫能以一錢餽之川湖總督蔡毓榮具書幣致名藥卻之不受巡撫湯斌屏騶從兩詣山中弗見也卒年七十五枋既遯迹不復有所往來獨與越人戴易善

戴易字南枝不詳其家世語操越音蒼顏古貌幅巾方袍來遊吳門吳人傳容之年七十餘矣喜吟詠能作徑丈八分書與徐枋相契枋歿所遺一孤孫貧不克葬山人棄百事爲求葬地徒步山谷經年得鄧尉西之眞如塢賣字以酬地價前此求山人書非其人多不應及是牓於門書一幅受銀一星貲稍稍集矣乃與枋門人吳

江潘耒合力覆土伐石樹表以去山人平生作釣臺詩數百首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日乃返

書何書田詩

近十年來書田操其世業爲醫往來淞泖半居舟楫宜不暇更事吟詠然書田歲常一再覩余仍以詩來益其好之篤而不爲境奪如此比遂刻其詩以行於是書田年四十三矣余既侵尋衰疾書田豪興亦非復昔時相對慨然夫醫術之有濟於時者也詩言之有傳於後者也有濟於時有傳於後士之願畢矣雖埋沒蓬蒿之間鐘鼎何慊焉書田終歲僕僕應人求請良有不得已所可自慰者庶幾在是復與書之嘉慶丙子冬十月

書吾與彙編

支硎去城不二十里聶李君涪江累約余過其山居未及而涪江殁既殁而余往觀其樹石位置几杖琴瑟恍然如平生也寒石長老覕息吾與亦累欲余過其蘭若未及而寒石坐化余至今猶未過吾與焉夫余于鄉國近郊疏慵若是而太行之崎嶇興桓之阨塞騎駝跨馬往還匪一身世之閒杳然有足悲者矣寒石與余從來未相識余同年黄君蕘圃爲言寒石在時頗得余一文載其名字及是其徒念實匯門謁余具述長老生平慕余每得余一書迹輒數日懽喜與蕘圃之言略同顧寒

石以余厓岸高未可瑣屑干余故逖然自遠遂終其身烏虖余何以得是于寒石哉寒石喜爲詩與東南士大夫以詩相應答既久今念實集前後所得爲吾與彙編次其時地釐爲六卷其列于編者大半多余交舊吾儒之于死生猶旦暮也而佛之說常寂常住無有去來則余與寒石雖未相見未可謂不相識矣余一窮老無勢位足以自鎭寒石一山中黃面瞿曇亦無可挾以臨余重以寒石慕余余之知寒石如是乃至老死不相往來事理有不宜然者然卽是而余與寒石之爲人皆有可見後當有知之者亦足爲是編增一故實遂書以復於

念實云

古賦識小錄自序

余少作讀賦卮言謂學賦可從小賦始及是老矣復爲古賦識小錄識小卽小以見其大也賦者鴻通之業不窮其變將無以大之大之必自初學始初學天稟有不齊人力有未暇研都練京作之非俄頃所成讀之非旦夕可旣種樹者十年爲計藝麻者三月而收法無捷於是矣凡初學不可遠爲程亦不可隘其徑遠將扞格而難其入隘則窘於廻旋而後無以造大望洋而嘆面牆而立遠爲程之弊也知其一未知其二通乎此不通乎彼隘其徑之弊也吾將合斂鈍參差而胥導之於古舍

是矣由於是錄荀宋以來訖於勝國得三百二十有四篇釐爲八卷雖卷帙至簡賦家之正變源流固已略備上溯周秦從其朔也特詳漢魏端其本也六朝三唐無所不錄侈其盛也宋元以下略矣有弗略者通其變也時代先後不限一家聽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也異同參錯不綴一辭諷所聞而使自求焉之義也自古文章之術閎矣賦其緒餘小賦又其餘耳起京咳於咫尺寫嵩華以培塿槃槃大才騁其長轡必有快然取冇於是者雖然吾姑自脩家中之說以私於子弟豈敢槪諸人人而出以問世哉會及門彭子蘊章覩其本謂宜公之

同好遽與少子嘉祿校寫刊行余弗能止輒序所繇作以冠於編云

高君墓誌銘

君諱騰字週辰華亭人高故華亭著姓康熙中太常卿晉雲待詔不讐其族也曾祖德燾無子以從兄子用璆爲嗣是生宏銘君之考也三世皆不仕君生貧甚棄書爲賈已又棄賈佐其戚沈治家沈氏之家事辦而君無私焉以清謹信于其鄉人既喪父母又喪弟君買地舉三喪并葬其大父母讓宅以居其弟之遺孥經畫其妹之寡居者無所不盡生平慕義一布袍十年不易而倡修鄉賢祠又修試院南之文昌閣增舍三楹以憩應試者其爲人謀必忠有所請惟力是視或力不逮謝之猶

蹴踖不寧者累日瘕雖屏居聞人不得意憂之如已事
性不樂見官長嘗以他人累一至公庭然其事實平時
所素善者搆之他人皆爲不平君如弗覺也待之如初
其朝夕檢身甚密遇家人嚴而有恩常謂人心術宜正
世故宜明自以棄書蚤課二子習舉業甚勤二子篝燈
夜諷君不先寢君少宴䜩中歲札喪瘥癘相仍意不自
聊怱怱得心疾五十後又失其所撫弟之子病增劇自
此閉戶不復出逾十年年七十四乃卒其卒以嘉慶二
十年十月廿七日娶徐氏子男三琇鎣瑒崇瑚松江府
學廩生崇瑞選拔貢生余往來華亭未及接君顧二子

崇瑚崇瑞在君門皆能文修飭有士行君晚遘疾二子亦力貧致養實克使君始終無憾而遺之以安雖二子亦連蹇不得志而國人一口稱願焉余於今世士流不數數覯也因其子以知其父義宜得銘會崇瑚等以葬期告遂序其事銘之葬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士有顯遂榮觀當身而或內反疚於所親君今俯仰何歉於貧求貧不得何憾於人矧復有子少長恂恂往甕來譽何屈不伸歸安斯宅銘以斯文委祉既多亦永有聞

清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高密王君墓表

君諱寍焯字熙甫自號直庵山東高密人高密之王余未詳族出第知熙甫以從弟子出嗣世父者也君蚤困童試既補諸生則遽取科第以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入吏部補考功司主事歷員外郎遷浙江道御史旋掌陝西道嘗自京師悉寫其詩寄余揚州余逾歲報之而君已卒其卒某年月日年四十八其孤某奉喪東還繼歿遺孤孫幼其弟寍烶葬之其鄉人溧陽趙君曾來官江南遞寍烶屬余銘君之墓然事狀弗具余逡巡十餘年無以為也及是趙君又歿而余年六十二衰疾計海內

知君者無幾何人不可以復待矣君在吏部故相和珅用事同舍郎有大致金者君獨貧甚所與交不二三人皆以文章古義相敦勉部有疑難繁瑣他郎所不屑君一承之以是見謂勤事得不遂其在御史會

今上

親政發憤敢言余從趙君得君所遺奏藁其一論督撫壅蔽之習略曰近者大案無一發自督撫聞外省州縣事大半逕稟督撫至有事訖而補取道府文結備案者設官雖多可否乃專在督撫州縣此壅蔽之所以日甚也今雖無竟奪督撫事權之理然司道亦皆大員似宜

出不意
特下司道官考案一二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其一言捐
輸之累曰近有晉省士民捐銀二百萬兩蒙
恩賞收百五十萬之事臣先聞該撫委員四出州縣藉
事生風誘富民錮之署中勒其家納銀畢納而後出之
所奏二百餘萬上下染指民間所出蓋不止於是今平
陽一府勒借案發方知臣所聞非盡無稽詳該省民風
謹畏耳萬一生事詠之則長官貪寬之又傷
國體爲害匪細竊願
嚴勅各督撫預杜其端若俟奏到嚴斥則民已被累而

斂之官者終不能還之民矣其一陳聽言之要曰進言第核其言之是非尚非聽言之要也言者心聲就所言而深觀其裏卽其人可用與否什得七八不盡在乎言之可行不可行也今部議准者什二駁者常什八然部議以爲非國人以爲是往往而有此如醫者視病其處方或過峻不可服若此之類其言未可用而其人不無可取其有勦說不休浮躁干進之人也蒐求細故苟且塞責之人也刻覈爲能攻訐陰私狂險喜事之人也若此之類其言不無可採而其人決不可用夫徒採其言一事之益耳就所言而觀其人由是以得可用之才則

以之治事而事治其利博矣其一言州縣折收之患曰
臣籍隸山東祖父相傳錢糧未有折收之事近三十年
鄰郡漸有改折處尚未通行今則照例收銀者幾無之
矣即如臣高密縣每銀一兩新改收制錢千四百五十
文附近之昌邑縣改收錢千六百五十文市價銀一兩
值錢千官既浮收而吏役乘其隙百弊叢生民或嚚爭
官且濟以酷刑況今年如此來歲復增于何紀極臣舊
聞四川每銀一兩徵錢四千心以為妄由今觀之其後
勢將至此請
敕下各直省有不如法者劾治之君人臺無幾何時前

後所指切倘多舉其犖犖大者如此此君爲人色夷氣直自少以疾穹其背蹣跚圈豚行見者輒笑然廣顙豐頤音吐宏亮怋然雄駿君子也余方意其遠到豈知其止于是雖止于是要其所守與其所言有足書矣君所爲詩古文若干卷趙君累欲刊行未果後自當傳獨其事言之有效於時者世或不盡聞君葬久矣幽銘無所見施故就余所覩記書其略以寄寗娖俾表諸墓云

答顧處士承

辱書陳義甚高兼惠近文伏讀欽歎自古文章之士雖無所不傳其傳之久而益信必仁義道德之言也凡爲文孰不以仁義道德自命而仁義道德者必有諸其中然後能被諸身而見諸言先生履幽人之貞抱處子之介高蹈清時不務進取其遯超矣由是稱心而言與道大適所示諸作醇然皆仁義之質所流而出也亦足以自慰矣猶不自足而欲就切磋於並世不求譽已此固盛德之量盡乎無所不納而豈固陋如僕者所宜荷哉僕少無高節求進不已動而得悔退爲冥冥之飛今玆

老矣偃仰窮檐悉巷中雖欲勉策衰懦以自補少壯之闕亦且無繇矧能有獻於先生乎虛蒙來貺曷任媿悚今天下不善譽人無過於僕然於無可疵者而疵之則亦非所能也故𥨊嗚歆賞無他攻錯至於一邱一壑非五嶽之遊半郭半村無王畿之壯則境地限之使先生蚤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造豈止於是讀震川集猶不當以韓蘇爲責況林逋魏野之相爲彷彿者耶循誦既了輒布區區諸惟亮察不具

趙君遺像讚有序

趙君諱曾字慶孫自號北嵐山東萊陽人其先太常少卿崙康熙中與當湖陸清獻公同舉廉吏者也君爲人坦直有幹局長身偉軀瘢紋滿頰以乾隆己酉舉人試官江南十有六年歷署嘉定青浦荆溪寶山四縣事所至有聲所去見思訖未補職以今茲嘉慶二十一年七月旅卒吳門年五十七當其在嘉定某氏女爲小吏誘逃君抵吏於法某請阬其女君曰汝不蚤爲擇壻致令及此今既不願女之余亦民之父母也乃以畀其前母之弟卒適一寒素高才生有黄三者坐殺人君平其獄

曰三故三黃先生裔三可死也三黃之祀必不可斷也
爲援例留養會赦改擬且其在青浦有遞解賊犯過境
君察其貌意爲鄰境殺人某訊之果是或勸以上聞君
曰損人利己何爲哉械還其縣荆溪獄舍湫隘多病四
君出俸錢爲移高爽處有族人利孤子之財者君判歸
其孤婦家錄其財爲印册三孤與族人各執其一婦家
執其一待孤之成立而後授焉在寶山值歲歉賑粥一
任紳士不經胥吏手旣謝事猶破五千金終海塘之役
君前後宦迹可舉者若此居恒嗜學能爲隸古書尤好
金石碑版從高密王御史寂炤傳其鄉三李詩法所著

有畫鶴軒詩若干卷隸辨辨一卷刀布文字記二卷金石題跋一卷漢碑舉例漢隸拾遺若干卷皆藏於家余始遇君王御史坐中其後南來遂相欵密方君居城南瑞光寺時余常騎過君君常舟過余君北人而便於舟余南人而習於騎更相笑也及君遘疾會余亦病不及知聞其殁弗克臨其喪烏虖悲矣其子駿孫奉遺像求題輒爲表著大略而繫之以讚讚曰

最君之政嘉定爲先清獻故封二黃遺塵君方奮發慨慕前賢役蠹旣剔民病胥蠲吾愛吾鼎爾佃爾田家規匪遠銘載醴泉本是而施罔敢頗偏繼權三邑莫不皆

然循良之績世久無傳如君一二或庶幾焉今雖往矣篋有遺編吉金樂石漢瓦秦甎蒐羅闕蝕考索鑽研思其所嗜雅尚是專平生風義儵隨逝川申是讚述以當珉鐫

晝鶴軒詩序

北嵐之歿余既爲書遺像表著其行事今又勘定其詩若干卷畀其子駿孫而爲之序曰北嵐受詩法于吾友高密王熙甫熙甫受之其鄉李少鶴李氏用所爲主客圖之說行于世世莫與也獨其徒尊信之守其法至謹其一二䁥就余者自謂其詩非余莫能知然其所以言詩雖余亦弗之喜也李氏以郊島爲聖諳冥心孤往一埽虛鋒漲墨顧其境易盡大抵五字勝七字短製勝長篇譬諸山澤之臞茹芝食柏傲視人間煙火一旦登山龍藻火之廷聆韶濩周章之奏逖乎無所措其足矣故

其徒之仕于時者如少鶴熙甫已不能不自拓其界而馳于外亦處勢然也北嵐之受法也晚未幾入官接聞東南士大夫議論所涉既廣不專一家出入香山次山放而之蘇陸其不得不變猶之少鶴熙甫耳雖然詩者吾人之緒餘所繇貫古今而不廢者性情心術有流示焉非獨其言之足尚也余勘北嵐詩取足以見其人者存之不足以見其人則弗存余言詩與李氏異而究其要歸卒合恭如此熙甫北嵐之所以不余棄也余茲老矣海內交遊後先彫謝至是并失北嵐傷其南來十餘年訖未眞授其試攝未能行意其沒親愛無在側者將

求不没其人而完余後死之責舍區區之詩奚述焉撥鑪點筆爲之躊躇爲之太息駿孫異日持歸質之高密諸君以爲何如也

問花亭詩序

余昔官華亭日長沙唐君仲冕權知奉賢縣桐城張君水容爲之訓導奉賢故華亭析置其倉廥附郭每新穀登兩官皆至半年乃返余以是獲與二君習後二十年張君勛園繼來爲縣勛園水容之族唐君所薦士也然余旣衰疾杜門弗及知比者嘉禾權領其都司得勛園贈詩高亮有唐人之風余讀而誇異之於是勛園方奉諱解職將歸未歸遂來過余出其詩求序勛園詩上者追迹開寶下猶出入空同大復海內詩人林立如勛園者固不數數覯自古綴文之士更相是非代興代謝未

可一說定要其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必皆豪杰其人必有自異於詩之外者然後其詩亦異余決知勛園非凡人也松人士見余往往指數其縣官之賢且宜民自唐君後首及君其次錢唐陳君文述三人者皆有文余幸皆識之其他余固勿之見不記誰某烏虖以二十年之久往來官其地數十人之衆僅僅得賢且宜民者三人天下概可知矣雖其形軀勢率所以致是者有繇然士之出身加民而不自菲薄者何其少也不自菲薄而捄十一於千百以克表見於斯時者何其難也勛園再爲其縣再以憂去前後皆無幾何時余爲舉賢之父

弟子弟悲又爲勛園惜而勛園則旣困矣困之益甚益以昌其詩然則士居今日所可自力以幾於無悔者惟詩也哉勛園之求序謂余知詩而余所有感於勛園不獨詩於其歸也輒道其縣人之言與夫二十年來吏風之遷變所見所聞月異而歲不同者書之以爲其問花亭詩序

單太夫人懿德頌有序

余與蕭山單治中兄弟往還遊好垂二十年而太夫人壽躋九十以今茲嘉慶二十二年春歸慶其家母之享大年者世多有而或聞或不聞繫諸其子所貴于多男子也然多矣或不皆才才矣或不皆遇遇矣而或遊或仕不必皆在目前則于養志之樂爲未全今治中兄弟先後用才能自達出官于時其未出也國人有稱願焉其既出也國人無怨悔焉而又皆知幾勇退先後歸田以奉潔華之養諸孫英英繼出闔門數千指無勃谿之聲有祥順之色所孫厚植之而久其享者非太夫人懿

德何以能然余嘗見明長沙李文正母夫人九十壽言一冊自汪文莊李文康以下爲辭者十七人以文正故獨傳于世其同時若熊尚書浹唐尚書龍其母亦皆九十貴與文正等迄莫傳焉則母壽之繫于其子何如耶然文正雖賢終鮮兄弟治中之家則叔季競爽身名俱泰以太夫人覩文正母貴不敵而福固逾之矣福者德之致也余年六十二所接海內士大夫不爲不多其在林下而親年九十者不數覯前此太夫人七十八十余未及有言今於治中之歸慶雖娓不文不宜無辭以繼衆賓之後侑一觴焉乃爲之頌頌曰

婦德之懿惟儉惟勤以迓諸福福應斯臻夫人有之禔
德于身條桑采蕨樂我綦巾爰及通顯襒佩華輪不移
其素有盎生春既老而傳惇誨彌殷言歸于厚式穀恂
恂
惟德斯懿以克多子匪伊多子實惟才美夫人勖之稽
經諏史鳴鶴在陰學成而仕分鏕
皇路翶翔蔚起或籌鹽筴懸魚淮涘或擁節旄河干涖
止叔出季處既集多祉
有懿其光以賢毓賢
鸞書重疊有

錫旹自天夫人膺之夙夜維虔魚軒象服頤志林泉循彼
南陔葩萼晨鮮斂笙諧雅磬膳加籩知足知止古或難
焉萃于一門得天者全
孔懿其長貽德載世諸孫繩繩聯蹁出試夫人康之引
翼斯暨戚綿椒衍有蕃斯熾春社旣啓羣賢在位爲壽
孔時酌斝以次和風送韶與德俱懿陳辭匪腆管彤之
記

答汪均之書

歲杪始接得八月所發手告知足下秋試失意徘徊日下以需再舉切願進修益崇其業以副同人之望僕續刊文集去歲華亭門人出資成之然止印百部俄頃之閒忽已散盡今亦未能重印僕之所以日貧者竊痛士大夫節槪不立廉耻埽地故忍飢閉戶終不復出干人菊溪節相聞其如此再書枉逮迄未之赴而況來書所及之某某者乎區區微尚雖匪貴於知希世自未易知耳茲乘公車之便手削申意不具

答陳石士書

承示姚先生行狀甚簡當今稍為損去數字奉歸來書論姚先生治經之說允矣然通經將以致用經生之業內以治身治心外以達之行事而施于政碩寡人有言古無所謂理學理學者經學也今天下高談漢學何一不本于經乃其經術盡于紙上舉凡口之所及筆之所之無一非經退而觀其身之所行則無一經也所稱說經而經亡豈非是耶舍治經之說而標舉身心則近于道學道學一世之所惡聞也去身心而言治經其敝又且如是僕晚而嚮學其荒經固無足論姚先生亦未能

悉去考訂區區孤抱無所質於當世故不主一說而第以所聞默默自治於衙門之下與今天下學士大夫固寥濶矣辱過譽所爲文在並世中視姚先生猶荆川遵巖之於震川何足以當之荆川遵巖亦豈易至哉葉觀察所與閣下書自是讀書人有志經世語今世讀書人非無慨然自奮者及其到官輒便泯泯澌澌不別賢愚同貫卽其書中所稱本原不立故也僕疾良已而貧彌甚旣不樂隨世干人而兒輩之爲官與其爲文又如乃父吾貧殆未有艾也恐所欲知手脚斷報不具

忘庵先生采芝圖讚有序

高伯祖忘庵先生采芝圖葢其弱冠時小像也按先生生於明崇禎五年是爲我

文皇帝之天聰六年迨年十三而明之北都陷十四而南都下先生自記十九歲大病越二年始平復今圖中

欽識辛卯是惟我

章皇帝定鼎之八年先生年正二十矣蓋病後所作故自託於采芝之求藥雙童一鹿巾拂飄然巖壑閒也吾家先世自文恪公以來承天府君用風節繼起先生當鼎革之際獨以文采風流著聞天下至今二百年人得其

殘縑賸紙視爲希珍後雖有巍科膴仕世莫稱焉士各
懸其身於茲茲今古之間自命宜何在耶先生歿年五
十九汪編修琬爲之傳海甯陳文簡公表其墓二公皆
及接先生咸謂先生粹然成德君子惜其以畫自掩而
中之所存者弗見夫古之傳其人而弗傳其意者多矣
於先生何憾曾孫進伯藏此畫屬書其端爲略考歲月
系之以讚讚曰

天造之始桑海變遷惟茲吳市蔀屋晏然先生善病弱
冠其年隱几坐忘養性邱園采芝求藥葆眞自完圖書
頤暇落墨翩翩一鱗片羽人所購旃非無姻婭方執朝

權貽書狎至揮手謝焉君子惡著達人樂全用聊斯藏
彌久而傳堯峯援筆慨想流連式瞻遺像恫念吾先世
載名德爲奕嬋娟風流誰嗣植矩在前申是讚述以詒
後賢

家元音先生遺詩序

芑孫少聞先大父時時稱述吾家元音先生猶記在宣城日先君歸自山西一夕先大父把醆獨酌問先生旅況先君述先生飲醉墮池事相與爲笑樂後二十餘年遇漢軍王助教綺書於京師助教故先生景山同館其悲歎先生之才而不遇與先大父略同嶅先生當日所傾折於同遊者若是計先生沒芑孫年已壯大久補諸生顧未獲接見及是老矣其子滌自畿南官所封書奉先生遺詩屬余審定先生詩旣甚富余衰疾未之能讀也累欲辭焉念數十年家門之舊義有不可卒爲反復

點勘刪取其十之二以復于滌而書之曰烏虖士非有立于窮達之外烏能不與世俱盡哉窮達一世之事也文章非一世之業也詩亦文章之一使其中有足存者窮可也達可也使其中無足存者達徒達也窮亦徒窮也故歐陽氏窮而後工之說未足以盡詩人先生起孤貧奮然欲自致青雲爲一世之士訖亦未遂出而宰縣一試輒蹶奔走衣食以終其身此其摧撞無聊抑塞不平之概固宜大發于詩而先生則又未敢方是時士大夫遭際承平媮佚樂嘽諧趨風薰蒸飽滿大抵求詩不作先生以窮故俯仰人間不能不藉詩爲羔雁周旋

狼籍有不暇擇可存特少雖以余再世通門習聞風義迨兹晚暮為先生效忠于聲銷影逝之餘所錄裁止乎是即是而先生之不遇為彌可悲矣然余所錄先生詩皆吐納微婉寄託遥深宵宵乎情情乎其中有掩遏不自伸者流露于吟風弄月之間是固古詩人溫柔敦厚之遺音也先生往矣其所足存而不與世俱盡庶幾在此異日何遽無知言君子讀其詩想見其人而同余之太息者乎是為序

答家滙園書

歲杪洞庭族人處奉到手書并先公遺集屬爲點定芑孫老矣海內以詩文來者比多辭卻然以先公再世通門又閤下過聽不遠千里意勤而語重且先公旣絀以無施閤下亦一官天末未爲得志猶睠然欲追揚遺美于無窮此其義不可負也勉策衰慵點勘再三冠之一序奉歸几下伏惟鑒入刪存大意隨筆卷中不復更及是非可否一聽閤下及今天下有識者芑孫在所弗問直以宗盟之舊自作家門未了完此一欵憾安知非兩家先靈默牖相之俾先公之屈于生前者不終窮于地

下乎計嘗今所及接先公惟葉琴柯一人琴柯自辛未
二兒入
覲得其一書後久斷消息他時相見以吾言示之可也
吾兩家疏索既久未審閣下何時宦成而歸萬一不肖
之軀未先狗馬獲繼前好固所幸耳他嘗不必手削復
問履嘉不具

石琢堂集序

余所與交最親且舊無過琢堂其遊如家人中間隔濶惟琢堂奉使及在軍中爲然自餘無閒歲不相聞者及是四十年海內遊從後先彫謝而余與琢堂如長庚之伴月皆在田閒於是琢堂已三刻其所爲詩若文屬余爲序且曰老矣不可以復待乃爲之序曰始所與共業鄉閭中五六輩皆高才莫不欲以文辭發聞當世獨余與琢堂私有志於古之立言者常願有所自垂以不沒於後雖嘗應舉又以貧故出遊不獲縱其所好未嘗一日而移其志也久之琢堂以第一人及第在

高宗朝累主文衡入親
講幄出守劇郡適會軍興萑苻蘖芽蔓延秦蜀攻城掠
野所在俶擾平日走趨唯諾號爲能吏者一時皆絀而
君獨見謂爲才大府引以自助經畫戰守料量芻粟羽
書旁午紙落如飛一切倚君爲辦君知無不言謀無不
應數年之間以次削平入對
今上屢邀獲咨驟擢監司頃之按察山東盜君生平文
武幹濟既效於時朝野所共覩者若此君至山東未幾
其民有以獄辭入訴者臺臣奏之
召還再入承明論者咸謂君方嚮用不久大起而君乃

引疾遽歸無意更出友教其鄉依然老寒士世以是遂其識高其人重惜其功名之未究君故處之若忘云君爲人樂易器量恢然無所不可觀書略取大意論事務持大體不規近利不隨時好方在翰林同進者攀援津要君故落落無所與及爲外吏猶之昔也然以是兩進以是而退豈人生遭際別有司其柄者非君所自爲亦非世智所可揣測歟余與君志同而性異余性剛褊無所遇退爲冥冥之飛因其宜也君則遇矣而晚暮逍遙猶相逐於一言一句以貽所不知何人豈造物者惜其志之同而皆放之長林豐草使兩無悔歟抑豈自古賢

人君子往往皆然尹師魯唐應德之屬所繇卒以文見歟君所爲詩若文讀者能自得之無待於序獨著其性行出處之大凡俾後有論世者述焉

洪稚存集序

嘉慶癸酉余送少子嘉祿省試過亡友稚存之子飴孫於白下過余言曰先子之歿也兩父執分譔志表其文非不善也讀之一似先子素方嚴曲謹者其神情不類今先子遺集未有序顧先生倣劉元城序忠肅集例略述生平俾後來者有所想見焉又曰飴孫非久當出爲縣必在未得官前先生以序見畀敢固以請語訖叩首余既答拜報諾忽忽未暇爲而飴孫得官入楚旋歿不相聞余侵尋衰病日甚一日將何以謝後死之責乎哉乃卒爲書之曰稚存爲人鳶肩頎項面火色赤髭氣貌

悍堅善飲嗷有招之食雖遠必至至必在他人先某村距其居二十里每歲河魷上君必往食徒步以返於酒非大戶也顧喜與客鬥巨觥枓盌無所擇務以氣懾之時時取困他日復然方荷花時與同官張船山鬭酣飲解襪入池没不見頂坐者駭絶久之闖然出水面盃少習嬉戲能泅同官不知也君雖後居家余過君邁其鄉人前泰安守徐君夬榕同飲余舟泊城外二君乘月送余皆健步余窘不前君數數遲之挾余行終不懈發怒負余二君者遂更相抱持以及於舟大笑乃别徐君性坦率喜跌宕而爲吏以强直自表見君雖不同其通脫

時有似之者意所一發迅猛不可回在揚州忽思由皖入閩爲武彝之遊從余貸金爲道齎余留君宿不可立索金去且曰跡之行矣一日余偶言吾先人之喪未兆於某某自來語甫及此君遽曰何不遂麾而出之其疏於口若是君病余文太似古人謂必不似而後可余韙其言弗能用其後君爲古文多振筆疾書破去繩尺所自命者然也獨所爲駢體文今世第一蓋君詞章實足以高天下談隨風會作地理考證之學世莫辨其疏密君歿後館臣修

國史以君入文苑傳因得其眞際云館孫讀父書亦以

工文稱世君晚歲事多外飭孫能委曲調護孝子也其

為縣未久著聲異日或有收其槀附於茲集者余老恐

不能待姑贅書以俟焉

韓封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誥封資政大夫例晉光祿大夫韓先生壽終其家年八十二于時長子崧等侍疾次子崶在

朝事聞

天子憫悼賻金三百謂崶實能守其家訓雖久歷封疆所至不以錢名故也崶既星奔以明年三月九日葬先生所自營壽山之藏踵余門求銘會余方疾辭不克見頃之又來覗余臥內申前請余以賤辭則曰吾家故未有以顯人銘墓者今茲之請猶先志也余乃不敢辭按

狀先生諱是升字東生母夫人夢日華而生故名韓子
吾吳自明禮部侍郎世能起其家入我
朝文懿公菼以文章學問稱天下世爲右族亦世著清
節高祖治明黃巖縣知縣祀名宦曾祖馨復社諸生鄉
謚貞文祖樵鄉飲介賓考騏世所稱補瓢先生者也祖
妣呂妣王顧陳以對貴
贈封如令先生少在諸韓中非甚貧者以讀書不問生
產落其業年二十三補吳縣學生鄉試五薦不售乃歸
杜門侍母母終益貧從用文恭公煌視學浙江文恭號
能得士先生力居多老於教授歷主金臺陽羨當湖書

院取士不隨當事意旨爲低昂大府有別薦他人與並
席者先生辭不往曰吾以爭利來耶其和而介若此尤
力內行牒部建貞文公專祠其家大宗祠燬亦爲構屋
落伽庵俾勿墜祀侍郎賜塋沒于他先生告官贖還并
置田焉又買地盤門爲族冢拓其故所有祀田爲五百
畝以贍族先是修八世祖祠先生與兄鍵當共任其半
兄貧先生遂以獨力辦從兄暢與先生同塾少相愛其
後成進士歿於官先生經紀終始嫁其孤女居鄉不煩
有司遇鄉閭利害未嘗不言前此官收道殣胥吏索錢
動數十千民有破家者先生以告而除之交游無貴賤

接之如一所居距余家二三里嘗徒步過余爲蔣君廷恩謀館穀地又嘗爲余言先賢之墓佚失多矣吾每歲祭埽行經文待詔墳荒然榛莽傷之後數年漢軍五泰君來守蘇州余以語五歸其侵地立石焉其事實發於先生也先生旣謝科舉松尌皆束髮能文遂專力敎子每試場期集靡不與俱余以是獲覿先生早及先生就養京師余又見先生京師尌在郎曹以敏達才於其長屆

蹤塞垣先生貽書戒之曰聞汝治獄多深文迎合上官吾家累世積善其澤將自汝而斬汝若不悛吾有棄汝

歸耳對得書悚然又命懸祖訓室中朝夕瞻對無忘聽
聽對自此出入中外三十年廪廪矜恤推廣
聖天子好生之德匪獨以清操自矢云先生聘蔣氏配
顧氏皆贈夫人例晉一品子七嵩乾隆癸卯舉人繕書
國史館當得知縣以目廢未仕次對乾隆丁酉拔貢生
授七品官歷仕內外今為刑部尚書次華次崑殤次荃
例封承德郎次巖安徽長楓司巡檢先卒皆顧夫人出
次崇庶林出孫五賓籌簡第範孫女八所許適皆士族
曾孫九曾孫女五先生生平喜登山臨水書為詩晚作
樂餘東老歌自述所著洽隱園叢藁藏於家聽鐘樓詩

十卷行於世余昔爲彭尚書墓碑先生稱之又累屬余
題其先世遺集豈以余言爲可徵於後耶嚮爾則其銘
先生也敢不信銘曰
吳多世家韓乃高門貞文文懿接武有人世載名節匪
以爵尊先生承緒媚學攻文雖絀不試勞績有聞式轂
斯似述德彌殷抱我雙璧獻爲
國珍一廢于疾一勇樹勲出專旄鉞入侍
楓宸拜慶而歸
命自天申龍文鵲版
錫之便蕃先生踧踖曰余小臣其敢有是是惟

國恩孰能報
恩吾子吾孫先生往矣音欬猶存清寒門第樸雅親賓
謙以養福貴而能貧蒙十世宥爲一家春勿替引之有
來詵詵我銘在是以詔後昆

書趙約亭遺詩

吾先友趙約亭先生德人也不當以詩論卽詩亦未足以載其人而今往矣所可見者惟詩於是其子齊嶧等以屬余與琢堂爲之審定嗚呼余與約亭締交忽忽四十年當時所與追從下上獨余與琢堂兩人猶在其子之來問於兩人宜也然古者一書不兩序琢堂旣序之詳矣又奚取余之重儓也哉乃爲之書其後曰君爲人長身玉立頳鼻多髭軒然衆中望而知其非凡流也生平以文字友朋爲性命多識於前言往行與人溫溫無所町畦而可否不可歷然胃次奮欲自見於時累試輒絀

困甚有田數百畝斥棄殆盡不得已出爲金匱學官垂二十年無疾坐化君四子皆讀書補諸生一孫以選貢試於

廷冠其曹爲刑部七品官君往亦嘗試此倖得而失之乃收報於其孫余與瑑堂未嘗不爲君快之而惜君之弗及覯也余與瑑堂皆少君十餘歲君折年輩與講昆弟之好申之以婚姻瑑堂爲子娶其第三女余爲子娶其少女晚歲又數數過從往來契密之久未有如三人者不能無一言以塞其子若孫之請於是乎書

香雪閣詩序

丙子春余遊浙東將返有甬滙王生惟一謁余舟次求之見也其明年秋惟一扁舟來過余家又會余病以其遠來不容不見既見出示其先公四峯遺藁且曰吾先子之傾慕先生久矣始欲以詩贄先生於華亭而先生北上未果其後先子出遊於外先生亦遂解職相去益遠末繇自通易簀之前猶拳拳以是爲言惟一不敢忘先志故今以造於門庭而求審定焉余愧謝久之乃删取其詩爲二卷詩話二卷畀惟一刊行而爲之序曰士處窮鄉慨然欲以文章自表見豈易易哉如四峯者生

長海濱藏帙匪富雖嘗逾江涉河模山範水猶未足以拓其才境奮其龍譽之采所成就止於是然可謂好之篤而作之勤矣其詠史諸詩時有昔賢所未發詩話所述亦足備方隅掌故即是存之縱未知與古作者何如要之一鄉一邑異日有考求文獻者必將蒐采及之固不在乎多存也四峯雖不得志僅以諸生終然有良子負荷先業廣其流傳不遠數百里以辱於余四峯亦可以無憾也

瀾雅堂文續藁終

先君遺集乙亥秋手自編定詩二十卷文二十六卷均至六十歲而止勒成一部後此有作命爲續集丁丑冬遽捐館舍距編集之年僅閱三稔先君晚年多病潛心經學生平未成之書多所欲竟而於詩文戒不甚作海內徵求踵門日至自非其人之不容已者概以病辭故三年來所作止是嘉祥等恪遵先志蒐次詩文各爲一卷刊版附行先君初刻本有文外集四卷重編時因裝本厚薄不均悔其少作輒加刪去定爲十六冊今嘉祥等以續集篇帙較少祇能一冊增成奇數故仍復列入合爲十八冊外集之文體皆排偶雖非先君意所欲存

而嘉祥等妄謂先君早歲浸淫東京六朝之學以詞賦傾動一時出遨知遇後乃刊落浮華專力古文以成絕業則此外集一編在先君雖薄爲唾餘而後之學者可藉見先君詞章之好應奉之能亦未始非嘉惠士林之意云嘉慶二十五年春三月男嘉祥等謹識

淵雅堂續集終